



第十七章

中國第一次打敗全世界

若是以我自己為中心，把在台灣這五十多年的歲月，劃分成「斷代史」紀錄之，或許凌晨的敲門聲，或者孔雀事件都可以入列。然則，看世界或看我們台灣，不可以以自己為中心，還是應該以全體台灣人的觀點為觀點。

那麼，民國五十八年應是關鍵的一年。這年，政府核定內湖和林口兩個社區的開發計畫，任命李國鼎為財政部長，孫運璿為經濟部長，這對於我們後來的「經濟起飛」有很大的幫助。我相信這兩位專家一定說服了最高領導，解除了對通貨膨脹長期以來的恐怖，採取了寬鬆的經濟政策。從那一年起，軍公教

人員幾乎年年調薪，有了分期付款式的家電和公寓建築，就業人口增加，國民購買力增加，這乃構成經濟快速成長的原動力。

而對岸的「共匪」呢？雖然文革還沒有結束，但他們又和蘇聯鬧翻，雙方各自發動群眾反蘇反華，最終，終於爆發生了珍寶島的流血衝突。我們一直喊著「反共抗俄」的口號，把蘇聯和共匪算成一夥，他們居然拆夥了，我們下一個口號怎麼喊，大概那些「反共專家」在大費心思。

真正讓我們兩千萬人震驚且覺醒的是，就在那一年，我們中國人第一次打敗了全世界，成了「世界冠軍」！

由鴉片戰爭的不平等條約起，這一百年來的中國人割地賠款飽受屈辱，幾乎已經喪失了民族自信心，甚至「大躍進」，「土法煉鋼」也無法挽狂瀾於既倒，中國人似乎成為世界上的次等公民了。在大陸，他們尊稱蘇聯為「老大哥」，退守台灣的中國人則從心裡佩服老美，認為老美的確比我們高了一等。摸著良心說老實話，連我這個自幼便被培植了愛國心的人，也未必相信我們真能打敗美國人。

然則，就在民國五十八年，我們就真正地打敗全世界得到世界冠軍，儘管那是由一群孩子們為我們爭取到的，但那畢竟還是真正的「世界冠軍」。

現在想起當時的情境，以及我自己的熱情，未免有一點好笑，何必用我此時老而又俗的世故心，去看將近四十年前的我自己？

我們的小勇士們，是先在日本以三比零擊敗日本少棒隊。想想看，整整的八年抗戰中，我們就整整聲嘶力竭地喊了八年「打倒日本鬼子」，但我們幾曾有機會衝到日本東京去。人家美國的兩個原子彈就把鬼子解決了，我們頂多只能發一點接收淪陷區的小財，至於說報仇雪恨，壓根就別提了。有一位和我年紀相若的朋友告訴我，抗戰勝利以後，他在漢口市，看見一長排繳了械的日本兵，仍穿著令人厭惡的日本軍服，他衝上前去朝其中一位

士兵的臉上只打了一記耳光，就被制止了，是被我們穿著破爛軍服的國軍制止的，那時的口號是以「以德報冤」。於是這冤只好忍耐下來，要是第二個耳光再打下去，說不定我的這位朋友，反要被中國人自己修理一頓也很難說。

中華隊的棒球小將，是於七月底先在日本打敗日本隊，這已經足夠令我們全國人民為之精神一振，誰能想得到，八月底居然又能打敗美國呢？報紙上以斗大的標題登在第一版上，全國各界立即召開會議，研究如何歡迎小將歸來。不止是我，我們全國人民，尤其是大陸來台的老兵們，用「欣喜若狂」來形容也不算過分。

我那一天，我是說九月七日中午，我是專門騎了腳踏車，去松山機場歡迎小將歸來的。我曾在松山機場服務多年，知道重要國賓來訪，或政府要員回國時，他們停機的位置。我把腳踏車停好，想在飛行管理室前面找一個好位置等待，到了，才發現我根本沒有站立的好空間，官員們、準備獻花的學生們、想拍照片的記者們穿梭在停機坪前，好在我身材高，又找到了一個台階，遠遠地能看見大家準備的忙碌情形。

飛機落地了，滑過來，機門打開，扶梯推過去，有人出現在機門口，是大人，又等了一下，拍手聲響起，我也跟著熱情拍手。小英雄出現了，我身旁也擠滿了和我一同

等待，在機場服務的空軍人員，我們中有人喊：「歡迎！你們真棒！」我顧不得回頭看他，只把眼睛盯在魚貫走在扶梯的小將身上，並且心裡想，這麼遠，人家小將怎麼聽得到我們的聲音。

有許多人圍上去，其中必然有官員們，小將的父母親們，從南部坐火車上來的同鄉、同學、親屬們和記者們，我雖然找了個最好的觀看位置，還是看不見小孩們的身影，他們被埋沒在熱情的人群中。看到一輛輛的吉甫車開過去了，我知道他們會乘車遊行市區，這才推著腳踏車，出機場到敦化北路去找更好的歡迎位置。

那時，出了機場右手邊的中泰

賓館，和左手邊的台塑大樓與長庚醫院都還沒有出現，甚至有些地方還是稻田。平時行人不多，可是這天路兩旁擠滿了歡迎的群眾，能夠貼近吉甫車的，無不伸出手爭相與小將們相握。我很想擠過去，但是推著腳踏車，只能被隔在人牆的外面，揮著左手寄出我的祝福了。

就在快要接近南京東路了吧，環亞的建築群尚未矗立，我看見了他。他是誰？我真地不知道，看來他比我大個十歲、八歲，穿一件夏威夷衫，下面仍是軍人的褲子。他所以會立刻吸引住了我的目光，是由於他彷彿從大老遠的地方趕來，一看見了車隊，便奮不顧身地向裡面衝進去，嘴裡且大聲叫著：「英雄們！辛苦了！」是山東半島濟南一

帶的口音。

大概整個車隊的移動速度變慢了，我的腳步也停下來，目光跟著那人，只見他擠到一位小將的身邊，縱然群眾的聲音很嘈雜，我還是聽見了他的粗獷的語音：「英雄們，你們為國爭光，報仇雪恥了！」一面說，只見他一面用右手握著左手，原來他在脫左手腕上的手錶。在陽光下，那手表顯得特別的光亮，他遞給了小將，小將好像要拒絕的樣子，在一旁坐著的大人也在幫小朋友拒絕。

人真地很多，那人立刻被推擠開，也許他已經把手錶丟到了車子中。我只在他回身轉頭時，約一秒或十分之一秒看見了他的臉，那是

一張被興奮漲紅了的臉，掛在滿是皺紋臉上的除了汗水，應該還有淚水，是汗還是淚，我無法分辨出來。

車隊遠去了，那人的身影也消失了。我一時之間無法立刻騎上車子回家，我得推著車子慢慢地走一段路，才能消化掉我心中所堆積太多太濃的感情和感受。

他是誰？

他是誰呢？我真地不知道。他比我大幾歲，或許他曾經參加過北伐？北伐時的戰歌是：「打倒列強，救中國。」中國人何以會有如此多的憤慨，非要以「列強」為敵呢？想必，他又參加過對日抗戰以及接

著而來的剿匪，他一生戎馬生涯中何曾有過這麼乾淨俐落的勝利？

「列強」卻被小將們打敗了，參加少棒賽的有歐洲隊、中南美洲隊、亞洲太平洋隊、還有美東、美西隊，這不正是「列強」嗎？

這幾年，我是說我們台灣開始直選總統以來的這幾年，熱情奔放大喊大叫的群眾場面看得多了，或許是人老寡情了吧，不管螢光幕上的群眾多麼熱烈，用怎麼煽情的話語挑逗，如何地聲嘶力竭，總是難以激發起我類似於當年的反應。

套一句流行話，往事如煙，想當年，我也年輕過，我也熱情過。恍惚間又回到歡迎小將們載譽歸來的現場，在一群群至情至性，自發

自動的推擠人潮中，我看見了自己，那時的我是什麼樣子？這是真實的人生，不是錄影帶，真實的人生是無法倒帶，無法讓你再回顧一眼當時的我。

年輕人，請你原諒我，原諒我沒有去參加泛藍或泛綠的造勢大遊行，請多諒解，一方面是我太老遊行不動了，一方面也許是我當年耗用熱情太多，熱情早已耗盡，如今才年老寡情的，儘管寡情，此時我憶及當年的情景，還是有一絲甜意。